





百川學海

前定錄  
續前定錄







Large, stylized, mirror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書' (Shu) on the left and '印' (In) on the right, centered across the gutter.

Vertical rectangular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ocated in the gutter between the pages.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located on the left page below the vertical seal.

Vertical rectangular paper fragment on the right page,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曰少間有以奉訖幸一至逆旅安而既歸  
其繼往至則言歎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  
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  
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  
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  
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  
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  
至本曹局檢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  
放逐南中二十餘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將

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  
止南陽令

###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陽倉尉邈之從母弟  
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  
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  
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宗曰某將入關  
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  
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斫矣若就



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邀之以方飲有難色琮亦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邀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邀之乃具饌既食邀之有所請宗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預頽同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頽曰君後改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頽不悅宗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駟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鬻至暮腹脹而卒頽後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周即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頽常與不叶及言之遂陰汚而卒邀之後棲某下登科拜汝



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  
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整屋令比部員外郎  
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貴壽俱全

###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取  
同郡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  
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壻有誠約矣無何逼  
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

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  
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  
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  
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  
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  
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常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  
之時當官未踰年而常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  
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辭之



大亭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  
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  
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  
者求娶吾女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  
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  
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  
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曰言某常仰慕君  
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  
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

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  
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  
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  
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頭每求娶輒不  
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常安貞固以女妻之  
殷念勾龍生之言邀辭不免娶數月而常氏亡矣其  
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署本名輔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



言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  
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  
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  
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  
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  
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三年  
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  
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

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太上御名一亭  
名徵曰夢亭

###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  
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  
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鑿人自云八十  
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  
林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  
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



耳何詞之密與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  
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交  
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  
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  
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  
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在修武令  
誤斷微有死者為其家訟完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  
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

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  
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  
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庶人錡在浙西兼李  
權僉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  
官誥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日已曾  
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足謀  
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曰目今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

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鬼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荅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即後事柳十八即職甚雄盛今作太山府君判官二十二即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西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

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荅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惟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三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



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常氏常氏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質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宰君用所資伊亦贖為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訖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 韓晉公

韓晉公況在中書嘗召一吏不特至怒將撻之吏曰

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之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



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因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因求宋電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日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



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  
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  
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  
禍非讓所免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又下  
策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常令公公甚重之  
累署要籍值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  
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  
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常令公  
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

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  
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  
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  
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為奏沉湘老人  
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  
其異隨而正之声音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知聞也  
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孛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  
求於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  
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



2  
至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  
但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  
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  
而卒

###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  
每登臨宴遊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甯中  
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  
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  
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  
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  
筮往問之王文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  
辰及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  
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  
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  
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



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汜州陳留尉  
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  
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赴  
按歲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  
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  
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  
璆為宗長通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  
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  
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  
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  
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  
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辭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  
白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  
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  
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  
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搜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  
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  
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詳于叔  
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饑雞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追而出  
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入白送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汝意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薦

少殷時新婚姻慊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  
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  
院見之接待時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  
忽起顧見向者塔僧持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持  
矣少殷曰飢甚柰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  
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  
去死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  
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之知少殷慊請  
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



必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  
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  
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  
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  
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  
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  
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懷  
求為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之許曰乘適之鎖未暇  
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

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附馬家童鬪死京  
兆府不特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  
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  
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  
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  
已足卒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正亦此李俊復去  
將不久矣李定驚感感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  
日而卒

表少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  
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  
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  
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  
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丸  
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  
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  
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  
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

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矣事已前定非智力  
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歲吾此書名御  
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  
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  
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處以後事問乎  
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  
五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  
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中櫺忽有物墜于鏡  
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後



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  
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已乃開  
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  
之叔修已元和初為大學生具說其事

###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待郎裴光  
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因問之曰某官  
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  
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

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歲於楹棟之間  
期注唱後廢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鑿與親幸其地因  
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  
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  
誌之書則如言爾

### 常泛

常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  
吳興維舟于吳國佛寺之冰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  
會泛方富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



魁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  
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徃還浚驚問  
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浚方悟死矣俄見  
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兒甚偉浚前  
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  
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  
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常浚也遽叱吏送之歸  
浚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  
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浚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

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  
鄉浚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  
寶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  
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過所親與益鉄使有舊遂  
薦為楊子縣廵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  
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  
將取解恩亭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



帟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  
昭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  
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私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彥博名在焉從在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晤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  
誠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  
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  
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  
聲色兼如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者  
寶歷二年春賓于欲罷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上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  
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  
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  
於靖宮北門候一即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  
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  
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  
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給之曰  
將遊蒲關故來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

為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  
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  
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季邵賓于名  
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論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生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審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適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甄甄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輟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夜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訖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者何所請答曰



某醜醜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極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之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

戲弄。遂得疾痢。醫藥不效。以致於此。亦命也。今為天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某布烏。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其名。時醜醜已聞呼父名也。輒紹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何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



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  
永訣矣言詞悽愴歎歎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  
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  
周者部本郡錢帛貸貸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  
之至今在烏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沂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  
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為之稅過符離縣  
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

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  
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  
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矣

###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  
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  
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



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邀曰君不利箚芻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鄆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恪范陽即盧氏望也邀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軍帥因別娶婦求為償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

續前定錄二十四事

竇相易直

柳負外

李涼公

崔相

盧賓客

牛師

陳存

鄭滂

孔溫裕

王蒙

黃損

張寶藏

崔龜從

孫思邈

武居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柳州

玄宗

李衛公

李景讓

唐訐

劉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襜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

累至大官吏中禁達

柳負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木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涼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



即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 盧賓客

盧賓客自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日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錯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柰



我何未幾而相國竒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夕以俟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特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大和元年秋多舉洛中特韋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弟景方赴舉陝尚書詰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弟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為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



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緹山月夜聞王子  
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柳州司馬久之  
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  
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  
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  
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  
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為御史  
特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  
可以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  
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君  
十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  
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官臣欲選擇三二  
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料選卿祇應取輕薄  
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歆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璟向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事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向二人又不為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

黃損

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冕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連州人有大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立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峯遇盤石少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立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



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  
田畝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  
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藏  
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  
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  
疑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  
即具疏以乳煎葦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

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  
吾前飲乳煎葦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復平因思  
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  
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  
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  
官授鴻臚卿時六十日笑

###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  
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喜



云生人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  
吏唯之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  
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  
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  
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  
不自會尋出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  
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  
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陞堂覓西壁有畫着綠吏  
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召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  
綠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  
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  
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  
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愈幸無憂也  
崔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為此州偶然爾  
公位極高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特開成四年也

遜思邈

孫處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有晚貴任福在



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  
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  
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為徐刺史

###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為猴類即以  
居常願下有若猿額也其上有四屬一日伊水上遇  
一丐者曰即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  
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沒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  
其言

###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  
為特賢相柰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  
者顧指曰此兒此兒此兒絕房者此也公大悵而還  
後皆信然也

###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由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  
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



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 姚崇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召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 柳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凄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恙乎一行進曰陛下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咸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知竒因請虛正寢備几按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指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兩人姓名撰之置香案上以椀覆之宰相關必添香探凡以命草麻上切于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康訾

牛相新昌宅泓師號為金椀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康訾宅訾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頭之望竟為牛所得

劉逸附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某為左廂



與弘相善或譖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誥之王年老  
股戰不能自辯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  
寸固以筋條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  
家怪無哭声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内問之  
我誦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巨手  
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都無撻痕



